

DOI: CNKI: 32. 1309. P. 20110709. 1622. 011

## 深切怀念周恩济教授

刘国纬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江苏 南京 210029)

中图分类号: TV1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791(2011)04-0593-02



光阴荏苒, 周恩济教授离开我们一年了。我们深深地怀念他。

周恩济教授于1917年9月1日出生于杭州市。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气象科, 随后考入浙江大学研究院地学部, 师从著名气象学家涂长望先生, 于1943年获硕士学位。毕业后曾任重庆北碚国立复旦大学讲师, 1945至1949年7月先后任中国航空公司气象员、气象台台长等职, 1949年8月至1951年2月任香港皇家天文台助理科学官, 从事航空气象预报工作。在此期间, 周先生为香港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17架起义飞机飞回祖国大陆提供了正确的气象预报, 为中国民航事业立下了功劳。周先生于1947年和1951年先后成为美国气象学会会员和英国皇家气象学会会员。1951年2月, 周先生应其导师、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气象局局长涂长望先生邀请, 放弃了在香港优厚的生活条件, 毅然回到北京。在北京期间, 他曾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央军委气象局从事英文和

俄文翻译工作, 并参与中国科学院主持的《气象学名词》编审。1952年到天津大学任教, 1955年应其中同学同窗严恺先生邀请, 到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任教, 直至走完他的人生历程。

周先生为开创中国水文气象高等教育和科研事业,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 他为中国水文专业撰写了第一批水文气象学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教材, 此后长期主讲气象学、气候学、天气学、中国气候、气象预报、农业气象等课程。此外, 他亲自编写讲义并主讲地质学与地貌学、水文地理学、水文测验学等课程。他于20世纪50年代翻译出版的前苏联水文学家奥基耶夫斯基的专著《陆地水文学》, 填补了中国高等学校当时急需陆地水文学教材的空白, 对建立中国陆地水文学教材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1981年, 周先生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水文气候学(Hydroclimatology)硕士点, 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从事水文气候学研究的人才, 这些同学现在都已在国内外全球气候变化等研究领域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周先生讲课概念清晰、重点突出、条理分明、深入浅出, 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和同事们的钦佩。周先生对学生满怀深情, 学生们从不同国家回来看望他, 是他最高兴的事情, 他常说:“我最大的快乐, 就是不断得知弟子们从不同国度传来的成功喜讯。”周先生带领他的团队长期从事长江上游洪涝与干旱长期预报研究。他基于气候系统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气候系统外部的强迫作用, 研究了长江上游旱涝与南极海冰、北极海冰、印度洋海温、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及El Niño、北大西洋海温、青藏高原积雪等物理气候因子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 取得了系统且有重要科学价值的成果, 他的这一学术思想对中国水文气候学科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以周先生深厚的学术修养和卓越的研究才干, 他本可以为水文气象科学做出更加重大的贡献。然而, 1958年, 厄运突然降临到周先生身上, 他被错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直到1980年才得以彻底平反。20余年间, 他被迫在水文系边工作、边接受“监督改造”, 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和身体折磨。可是周先生在逆境中依然坚持教学和科研工作, 在学校不允许学生称呼他老师而直呼其名、上课时无需起立敬礼的情况下, 他仍把课程讲得有声有色; 在不能在教材、论文署名的情况下, 他默默无闻地以水文系或其他人的名义, 编写

和编译了大量讲义与教材；在金湖农场种地养猪的日子里，他与刘光文先生精心编纂了收词达 42 000 余条的《英汉水文学词典》。平反以后，有同志谈起他在香港的事业与生活，周先生却说：“回国这条路我是走对了，我至今不悔。”何等令人敬佩的赤子情怀！

我第一次见到周先生是 1957 年秋天，但真正熟悉起来还是在 1984 年以后。从 1984 年起，周先生每年都有研究生毕业，我几乎每年受聘参加他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竟然连续 10 余年。综观周先生所有学生的毕业论文选题，构成了一个在科学内容上紧密联系的整体，反映了先生的水文气候学思想，我不禁深深钦佩他学术观点之鲜明、学术思维之严谨和极富前瞻性的科学眼光。2000 年我着手翻译 K. A. Bisswas 著的《水文学史》，过程中遇到许多关于宗教、人物、历史背景难题以及许多晦涩难懂的英语表述，凡请教周先生，他总能热情地为我指点，甚至帮助翻译一些节目和段落，令我深深敬佩他渊博的学识和精深的英语功力。

周先生喜欢养花，他把他最喜欢的一盆铁线蕨送给了我，至今仍然四季常青地长在我书桌前那一方山石盆景中。周先生最后的心愿，是要我协助他把他的学术思想和成果撰写成一本《水文气候学》，并且已拟就了章节，可是终于未能如愿。令人欣慰的是，先生的精神、品格和事业，已经鼓舞了他的学生和许许多多有志者，他们一定会把先生栽下的“水文气候学”之树，发展成为一派欣欣向荣的森林。

## 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央水利工作会议 2011 年 7 月 8~9 日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1949 年)以来首次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的水利工作会议。这个有史以来最高规格的治水会议阐述了新形势下水利的重要地位，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水利问题进行了全面部署，动员全党全社会掀起大兴水利的热潮。

在中国历史上，“治国必先治水”，兴水利、除水害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甚至决定着一个朝代的兴亡更替与几千年文明史的走向。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把水利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把水利摆到了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首位，投入大幅度增加，水利工程建设步伐明显加快，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一批重大工程相继开工建设。

据统计，中国先后投入上万亿元资金用于水利建设，水利工程规模和数量居世界前列，水利工程体系初步形成，江河治理成效显著。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各类水库 8.7 万多座，堤防长度 29.41 万 km，长江中下游干堤工程全面达标，黄河干流重点堤防建设基本达标，治淮 19 项、治太 11 项骨干工程全面建成。过去 5 年，中国 6 240 座大中型及重点小型病险水库、东部地区 1 116 座重点小型病险水库完成除险加固，还投资 1 009 亿元解决了 2.1 亿人的饮水不安全问题。

但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中国水资源形势深刻变化，水安全状况日趋严峻。目前中国人均水资源量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 1/3，目前正常年份中国年缺水量 500 多亿 m<sup>3</sup>，近 2/3 城市不同程度存在缺水，地下水超采区面积达 19 万 km<sup>2</sup>，还有近 2 亿中国人饮用水不安全，中国有一半以上耕地缺少基本灌排条件，农田水利很大程度上还在“吃老本”。尤其是，中国传统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较为粗放，单方水 GDP 产出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3 左右，中国城市废污水处理率仅为 70% 左右。2009 年中国废污水排放总量达到 768 亿 t，水功能区达标率仅为 47.4%，北方部分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已超过 100%。

中央水利工作会议认为，强调加快水利改革发展，是事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迫切需要，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综合能力的迫切需要。

会议强调，加快水利改革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当前，要全力以赴做好六方面工作：一是着力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二是着力提高防洪保障能力，全面提高城市防洪排涝能力，从整体上提高抗御洪涝灾害能力和水平；三是着力建设水资源配置工程，实现江河湖库水系连通，确保城乡居民饮水安全；四是着力推进水生态保护和 water 环境治理，维护河湖健康生态，改善城乡人居环境；五是着力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六是着力提高水利科技创新能力，加快水利科技成果推广转化。

会议确定了中国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主要目标，力争通过 5~10 年努力，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明显滞后局面。到 2020 年，基本建成防洪抗旱减灾体系、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系、水资源保护和河湖健康保障体系、有利于水利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

(摘自新华网)